



蒋建武(右)收到锦旗。

我们石浦那条600多年的老街，窄窄长长的，两边都是红砖墙、木花窗，老渔行、老店铺的墙面都斑驳了，门帘上还雕着些老早的图案。你看那穿裙子的小姑娘，撑着把花阳伞，袅袅婷婷地走在光溜溜、锃亮亮的青石板上，而墙脚边的猫睡得正香……老房子上的炊烟，还在慢悠悠地往上飘，绕圈圈呢。

这就是我的家乡，我们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。我打心底里想守着她这股子独特的韵味，护着她太平无事、生机盎然。

1 火情突发 做了回义务救火兵

记得是2022年暮春的一个早晨吧，我刚完成安邦护卫的押运任务，往老街旁的菜场买几个菜，远远看见一缕青烟从一幢木结构老房子里冒出来，紧接着，零星的火苗就跟蛇吐信子似的，吞吞吐吐、忽长忽短的，看着就不对劲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：坏了，老屋着火了！我赶紧加快脚步，冲进出事的弄堂。这时候，一个女士慌慌张张地奔出来，扯着嗓子喊：“救火！救火啊！”我顺手抓起门口的干粉灭火器，三步并作两步就冲上了冒着浓烟的小楼。

“楼上还有人吗？赶紧下楼啊！”我扯着嗓门喊。确认房间里没人之后，我立马转向着火的厨房。就一眨眼的工夫，火苗裹着浓烟，拧着劲儿往外蹿，整个灶台就跟一条金鳞黑蟒似的，吞吞吐吐、腾空翻滚，看着怪吓人的。

我先冷静下来，观察形势，举起灭火器，使劲晃了几下，对准火苗的根部来回喷扫。干粉混着燃烧后的黑灰，溅得我满脸满身都是，瞬间就成了个“黑人”。这时可顾不上这些，旁边还有个液化气罐呢，连接的胶皮管还在烧着，火还在飞快地蔓延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！

我心里清楚，一个10升装的家用液化气罐要是炸了，威力相当于150千克TNT炸药，要是真炸了，整个石浦古城都可能受牵连。我迎着乱窜的火舌，箭步冲上前，冒着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，一把把液化气阀门给关了，又用灭火器把还在蔓延的余火彻底扑灭。就这么着，一场险些酿成大祸的大火，被我掐在了萌芽里。后来，出现火情的这户人家特意送给我一面锦旗，上面写着“为民救火，心系百姓”。

说起这些，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了不起，我不仅是安邦护卫的员工，也是象山野狼应急救援队的中队长。象山就是我的家，守好自己的家，不就是我的分内事吗？

2 风雨逆行 救援志愿者的坚守

真心真情，守护一城烟火

□蒋建武/口述 翁山晴/整理

现在想起来，2019年8月10日那场超强台风“利奇马”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它在台州温岭登陆，狂风卷着雨柱，跟瓢泼似的往下倒。台风一过，临海古城直接被洪水困住了！

接到救援通知的时候，已经是傍晚了。到临海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从高速口下来，眼前只觉得是一片汪洋大海，全城还停了电，黑黢黢的。那水流“哗哗”的声音，就跟怪兽在咆哮似的，听着让人心里发慌。

我们坐着救灾冲锋舟，开着照明灯，慢慢往前挪。一路上，只见很多车子泡在水里，有的就露个车顶……这么严重的灾情，我活了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见。心里又惊又急又难受，那种滋味，真没法用话形容。我们只能逆着水走。赶到救援指挥部，刚安排好任务，我们就立马投入抢险救援，一刻都不敢耽误。

有栋三十多年房龄的老屋，在风雨里晃来晃去，看着随时会倒。二楼阳台上站着好些居民，他们盯着脚下湍急的洪水，吓得脸都白了，十几个人紧紧抓着阳台栏杆。一看到我们的冲锋舟过来，他们立马齐声欢呼起来，那声音里全是希望。

为了让被困的群众能顺利从二楼下来，我和队友们用肩膀搭起了“人梯”，让他们踩着我们的肩膀，一个个有序地撤到冲锋舟上。送走一批，我们又立马折回去，接着找、接着救。喊人、搜救、扶着老人小孩上船，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。

那时候，衣服早就湿透了，根本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，鞋子里也灌满了水，走路都“啪嗒啪嗒”响，眼睛被汗水刺得生疼。可我顾不上这些，老房子里说不定还有人等着我们去救呢。整整一个晚上，我连饿都没觉得饿，更别说困了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：多救一个是一个。

这一夜，我被那些被救出来的人感动着，也被身边的队友们感动着。这么多志愿者聚在一起，心往一处想、劲往一处使，我就知道，阳光肯定会在风雨后出现！

还有2021年7月的台风“烟花”，这个名字听着挺美，可根本不是什么灿烂的烟花，而是一夜大作的狂风暴雨。四明山脚下地势低的不少地方被洪水围困。接到抢险通知，我立马穿上橙红色的志愿服，二话不说就出发了。到了之后，我和当地消防队的战士、其他民间救援人员一起，全力帮着居民转移。漆黑的夜里，齐腰深的洪水，手电光晃来晃去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挪，就怕漏了一户人家……

又是一个通宵奋战的夜晚，累是真累，但也是真难忘，更是真的温暖人心。好不容易歇口气，第二天我们又转战余姚陆埠、河姆渡，帮着转移老人、小孩和残疾人，运送抢险物资。那些因为停电、停网被困在家里的老人小孩，我们及时给他们送去了吃的喝的，还有蜡烛。

那时候，汗水泡透了衣服，泥巴裹满了裤腿，浑身又脏又累，可我心里特别自豪。风雨是无情的，但咱们人是有情的，能和大家一起站在风雨里守护大家安全，我觉得值得！

3 不惧忌讳与恶臭 公益捞尸人的担当

我是2017年加入象山野狼应急救援队的。这些年，我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可在这一次次点点滴滴的救援里，我总算想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这人世间，有些温暖，总得有人顶着寒冷去换。

2020年的一个冬夜，北风呼呼地刮，外面的气温都降到零下了，我正躺在暖和的被窝里，突然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，对方声音都在抖：“有人跳东谷湖了，帮帮忙，去救救他吧！”我一听，心里一紧，这么冷的天，跳下去可怎么得了！我没有犹豫，立马爬起来穿上志愿服，开车就往东谷湖赶。

到了湖边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寒风跟刀子似的。湖边有个女人哭得撕心裂肺，跟我哭诉，说她男人因为赌博输了钱，她回家说了他几句，他一时想不开就跳湖了，跳下去都两个多小时了，“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啊！”

看着她哭得死去活来，我心里也跟着揪得慌，赶忙拿上打捞工具，打开照明灯，跳上小船往湖面划去。站在船头，迎着刺骨的寒风，在漆黑的湖面上一圈圈地找、一圈圈地捞，一直忙到下半夜，才终于把轻生者的尸体捞了上来。

其实我知道，“捞尸”这事儿，民间有不少忌讳，一般人都不愿意干，更何况还是免费的公益捞尸。我知道的，有人干这行坐地起价，捞一具尸体要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，可那些意外离世者的家人，本来天就已经塌下来了，再“挟尸要价”，我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我们野狼救援捞尸体，从来都是公益的，一分钱都不收。

还有一次，有一个海滨浴场有人溺亡了，当时气温高达37摄氏度，等我们把人打捞上来的时候，尸体已经腐烂了，那股尸臭味，隔老远都能闻到。我当时就忍不住干呕，接下来好几天，饭都吃不下。每次捞完尸体回家，我都把身上的衣服全换了，用洗手液把手洗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总觉得那股味道还在，当时的场景也总在脑子里晃，挥都挥不去。

经常有人问我：“你这么干，又苦又累又不挣钱，还担惊受怕的，值不值？”我每次都跟他们说，咱们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，那些死者的家人已经够伤心了，我尽我所能帮一把，让他们能安心入土，这是积德行善，怎么会不值呢？

2025年7月，象山野狼应急救援队更名为象山半岛义警队。9年来，作为中队长，不管遇到什么急难险重的任务，我从来没往后退过一步。除了救火、抗洪、捞尸，我还做义警，晚上巡查小城的治安；遇到出车祸的老人，我第一时间送他们去医院；有人徒步不小心跌落山林崖谷，我们也会去救援；山地越野赛的时候，我还会给运动员做救护保障……

要是说这些零碎的事都是好事，那我得好好感谢单位给我安稳的工作，也让我学会好多抢险救援的技能。我就是个农民的儿子，现在有房有车，儿女也都长大了，吃穿不用愁，精神上特别充实，心里满是知足和感恩。我会一直守着这份初心，捧着一颗真心，守护着这座小城的春夏秋冬。



蒋建武获得的荣誉证书。